

# 《俺爹·俺娘·老家》

文/梁紅星



尊敬的浦瑛女士：

6月30日貴報在21版發有我的一篇文章《葦花飄處是故鄉》，能得到貴報抬愛在此我深表謝意。

我曾是一名有着21年軍齡的武警警官，離開故鄉已是三十年有餘了。儘管離開家鄉那麼多年，但時常會念起故鄉，想起父母。現將小文《俺爹·俺娘·老家》發于您，望多多給予指教，將不勝感激。

祝貴報越辦越好！祝浦瑛老師身體健康！

天津 梁紅星 呈上  
20140802 于中國天津

## 當教師的爹

當教師的爹，整日匆忙地耕耘着兩塊責任田：屬於爹自己的三尺講臺和屬於娘的幾畝莊稼地，絲毫不敢懈怠……

粉筆染白了鬢髮，泥水浸黑了褲管。爹用長滿繭子的手板書，似行雲流水，遒勁有力；揚起牛鞭來，卻顯得那麼笨拙，爹也只能對着不聽吆喝的牛嘆息……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育一代新人和收一茬好莊稼一樣，都不容易，爹最懂得“收穫”這個詞的分量。

爹把幾許艱辛和充滿希冀的日子，播進了書本和責任田。

每一個漢字和每一粒麥子，都曾讓爹嘔心瀝血……

一天，爹終於倒下了，躺在屬於自己的那

份責任田里。

那天，爹望着那等待收割的麥子，倒下了，就再也沒能站起來……

## 俺娘老了

俺娘老了，守着兩間很舊的老房子，一個人住在里面。

五個兒女是俺娘一生的自豪。娘沒有文化，卻懂得用一生的心血，經營這平平淡淡的日子。孩子們大了，一個個地離開了娘，跟着自己的女人或男人，過那屬於自己的日子去了……

過年了，五雙兒女拖家帶口地看娘來了，帶着很多很多的禮物和很暖很暖的問候，滿堂的兒孫在娘的面前走來走去，俺娘那個高興呵！那幾天，俺娘和孩子們總有着說不完的話。

過罷年了，孩子們都走了，忙着各自的事情去了，又剩下娘一個人，守着那很舊很舊的老房子不願意離開——娘覺得，有她在，有老房子在，孩子們就有了家。

俺娘老了，一個人守着很舊很舊的老房子，不知不覺，眼里不知啥時候就濕了……

## 老家

與眷戀着遠方一樣，沒有去過遠方的人，卻總是想念着遠方。

生活中，有的人就沒有老家，那是因為你壓根兒就沒離開過家。

老家是屬於游子的。只有離開家的人，才會有老家。

早晨、黃昏；風里、雨中……

老家是一支動聽的歌；

老家是一首韻美的詩；

老家是一幀水墨的畫；

老家是一種誘惑力極強的音符……

夢中，老家既清晰又抽象。可以清晰成一個個具體的人，一件件具體的事；又可抽象成一種心境，一種回憶……

那里的天，那里的地，以及不經意間留下的兒時的小腳丫，盤根錯節地組成心中眷戀的老家，凝聚成一縷縷鄉思、鄉愁……總感到老家和自己之間有一根柔韌的弦，把彼此拽得緊緊的……

【作者簡介】梁紅星：筆名涼秋野。1964年生於安徽阜陽。1983年10月加入武警天津總隊，軍旅生涯二十有一載，2004年轉業，定居天津。

# 我沒有出書

安徽省固鎮縣谷陽高級中學 陸琴華

說不清從哪一天我是愛上碼字的，斷斷續續寫了五六百篇文章，已經被各級各類報刊採用的近四百篇。我給這五六百篇文章分下類，有文化隨筆，有情感散文，也有美食小品等等。

一開始我跟其他碼字者一樣，愛把刊登我文章的報刊收藏起來，沒有別的目的，就是為了做個紀念。後來編輯，尤其是有一些報紙副刊編輯開始不給作者郵寄報報了，我就把刊登我文章的那些電子報鏈接或者截屏到博客上，目的還是做個紀念。俗語有媳婦是人家的，孩子是自己的。關於收藏報報，我曾經頗有一番感慨，寫寫《樣報越看越喜歡》發表在報紙上，說明樣報猶如自個養的孩子越看越心疼，越看越喜歡。要是出版自個的書呢？

有一次我正在碼字，一個同事悄悄來到我面前，雙手捧着一本書，對我說：“陸老師，我送你一本書。”這本書是他自己寫的，也就是說這個同事跟我一樣工作之餘有碼字的愛好，他把他近幾年來寫的東西整理一下就出了一本書。到這個同事送給我這本書的時候，他已經出三本書了。我祝賀之餘，這個同事就說：“我出的書跟你發表的文章一樣也都是為了紀念。”不知這個同事看他的書是不是也越看越喜歡。我點點頭，這個同事就說：“你怎么不出書？”據我瞭解，我寫的文章比這個同事還多，質量可能也比他的文章好一些，這個同事因為我遲遲沒出書深表遺憾和不解。這個同事就說我哪怕出一本薄薄的書也行。

記得以前在原單位時，到市里參加進修。一下課，輔導我們功課的老師或者教授都會給我們推銷一些書，而這些書都是老師或者教授本人撰寫的。當然了，也是屬於自費出版的書。自費出版的書，很難上新華書店的書架，出版社把書出出來，往往朝作者面前一推就完事了。給我們輔導功課的老師或者教授只好自個想法。

在別人那兒賣不出去，只好賣給我們這些來進修的學員。兩年進修，我先後收到輔導老師或者教授賣給我的書六七本之多。就是這樣，輔導老師和教授的書剩下的還是很多。有一次，我到某個輔導老師家玩，他書房的一角沒有賣掉的書還有一大堆，說幾千本一點兒不誇張。寫文章不容易，出書更不容易。從那時我就想，我只寫文章，不去出書。不然，瞧着一大堆賣不出去的書，心里添堵啊。

印象中只有一些了不起的人才會出書，比如作家和給我們輔導功課的教授等。可是身邊出書的人似乎越來越多了，似乎從來沒寫過文章的人也開始出書了。比如工作小結達到一定量了，出書；學習心得達到一定量了，出書；會議發言達到一定量了，出書；連聽課記錄，跟學生的談話記錄，也出書等等。只有你想不到的書，沒有你出不到的書。

去年我有六七十篇散文或者隨筆在地級以上報刊發表或者獲獎，不包括在境外發表的，縣政府能給我近七千元現金獎勵。錢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何況這些錢是意外收入呢？有同事勸我用這筆錢出書。我動心了，可是很快這個念頭又如曇花一現，沒了。書出出來了，沒有銷路，咋辦？

唉，我小家子氣，出手不闊綽，灑脫不起來。再說了，把已經發表的文章連接到博客上，不就是個很好的紀念嗎？



# 香荷(外一首) 湯雲明

這是一片原生態的處女地  
遠離了城市的喧囂與浮躁  
這是一個無邪的世界  
除了雪白 就是嬌粉含羞  
只要有你落腳的地方  
總少不了高雅 和諧的氣息  
只要有陽光雨露的滋潤  
就有你初開純善的笑靨  
尋思 感化在有荷香的田園  
延伸着生活意義的寬度和廣度  
寂寞的時候想想香荷  
淡定聰慧的朋友 就在你身邊  
挫折的時候討教香荷  
進取的激情總會融化寒冰  
疲憊的時候也向香荷傾訴  
一朵純潔的小花 端坐在  
水中央 你心上

讓我難免 齷齪和拘謹  
飄落凡塵的仙子啊  
我想抵毀你的清白  
是因為 嫉妒而生怨恨  
我想熱愛你的玉潔冰清  
我們之間 美與醜的距離  
又是那么的 讓人糾心

湯雲明簡介：雲南省作家協會會員、晉寧縣作家協會副主席。男，漢族，雲南昆明晉寧縣人，1973年出生，大學本科學歷，經濟師、助理編輯。1993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作品多次在美國、日本、瑞典、新西蘭、泰國、台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發表。部分作品被收錄入各類公開出版的文集、選本。至今已發表作品1400多篇(首、條)，獲省、市級文學及徵文獎項幾十個。

## 飄落凡塵的仙子

我認爲你有些不近人情  
你卻笑我 老是俗不可耐  
我說你有勾引魂魄的體香  
你笑我 是好色大花痴  
我曾經把 初戀小情人  
真切地比作 無邪的荷花  
守候多年以後 這朵水靈的花  
還是 開在了別人的花園  
我也曾經想做一個 有着  
荷花仙子那樣高潔品性的人  
只可惜 生活的重負和現實



# 雨夜聽雨 劉欣

凌晨五點，就給窗外像炒豆子一樣噼里啪啦的雨聲吵醒，再也不能入眠。唐朝詩人劉長卿詩句里“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里悠然的意境是可遇不可求，現實中的雨卻多了些平平實實的疏離。

低垂密閉的窗簾里看不到外面灑滿大地的雨點，卻把在屋檐落下的雨滴聽得真真切切，漫漫長夜有着淅瀝瀝的雨聲相伴也是另一種心情，這里是一大片居民住宅區，周圍樓群高低不平且密集集，不要說漆黑一片的雨夜，就是白天打開窗戶也看不到什麼風景，除了緊挨着的樓房還是樓房，在這座沒有多少綠化的水泥森林中，沒有李清照的“窗前誰種芭蕉樹，陰滿中庭，陰滿中庭，葉葉心心，舒卷有餘情”里寬大的芭蕉葉，也沒有李商隱的：“相思迢遞隔重城。秋陰不散霜晚晚，留得枯荷聽雨聲”的凄美，亦不是在纖纖直撥的竹林里，沒有籠罩在雨中蒼翠欲滴如地氈般的濃綠。佇立在城市里直直板板像一個個火柴盒的樓房，讓人沒有一絲唐詩宋詞的感覺，讓你的頭腦里閃不出一丁點詩句的靈感。但不用刻意尋找一個地方去聽雨，可以閉着眼懶懶的不用起床，就別有一番情致盪漾心頭，輕輕漫漫的，讓這滴答的雨聲清洗了污濁的空氣，給刻板的生活多了些閑適的點綴，讓這雨點洗淨布滿塵埃的心海，一切都是那么的順其自然，那種墜落心谷的怦然心動，那么純淨，那么悠遠。

比起江南小巷那纏綿悱惻的雨絲，南方的雨總是少了些韻味。沒有戴望舒筆下撐着油紙傘像丁香一樣徜徉雨巷的姑娘，也沒有煙雨迷離中靜泊的小船，和江南的雨比起來，南方的雨少有點優雅，像一個說話快言快語的村姑，噼里叭啦乾脆利落。所以有着閑情逸致情懷的詩人總偏愛江南，什麼“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層出不窮的詩句都是述說着詩意綿長的江南，讓人感傷在雨中，空氣都瀰漫着着唐詩宋詞的風韻。而南方的雨雖然備受詩人們的冷落，但卻是農人們的最愛，你看在春天，貴如油的雨絲悄悄滋潤着乾旱的田地，而夏天的傾盆大雨給予大地痛快淋漓的洗滌與灌溉，給人們澆滅炎夏的熱度，帶來一片怡人的清涼。

而秋天的雨，卻有着無限落寞的秋涼，那隨風而飄的落葉，更增添了沒法言表的傷感。沒有春雨盪漾心湖留下薄薄的暖意，沒有夏雨通體流暢的清涼，卻有着哀怨絕絕的孤寂。

而在冬天聽雨，在瀟瀟的冷雨中最容易感想難以割捨的過往，像是在冥冥中訴說着一世淒涼，曠遠而又蒼涼。

從小就喜雨，喜歡在雨滴落下時那紛飛迷離的氣息，“自在飛花輕如夢，無邊絲雨細如愁。”道出了多少人心里隱約的悵惘。生活在忙碌緊張的城市里，生存的不易，並不是人人都能隨時選擇自己喜歡的環境生活，只有存一份美好希冀在心里深處，就是不能到清新的大自然或者到江南的小鎮去感受那纏綿閑適的雨，但不論在何地，都應擁有一份別致的聽雨心情。

曾住在銀行大院的一間小小的蝸居里，窗外種着一株高大茂密的梧桐樹，長着肥大的葉子，下雨時總有圓圓的雨滴凝結在葉子上面，當風吹過，水滴就在葉子上依依不捨地滾來滾去，最後不得不沿着葉子的邊緣快速的落下，像一個個晶瑩剔透的珍珠。這個時刻總喜歡倚在窗前靜靜地望着雨中顫抖的葉子出神，不經意間會突然地想起一個人，他是否如我一樣有着聽雨的心情，會不會這樣的時候也會想起我？

在雨聲的滴答聲里，令我不經意回想起過去，和兒時的好友一起共撐着一把小雨傘在雨中漫步的情景，一起踩過積着雨水的小路，讓飛濺的水花漸漸弄濕了裙裾，聆聽小雨點像一個調皮的孩子跳躍在雨傘上的叮咚聲……

似水流年，逝去的日子像流水一去不復返，曾經的“雨季”也不再來。

尊敬的編輯部同志：

您們好，一直很喜歡貴刊的風格，不僅有很濃的人情味且有很高的文學品位，我是一個文學愛好者，很想某一天能在貴刊有我小小一角的空間，不知能否如願。

謹頌：祝夏安  
廣東省廉江市 劉欣

我的創作簡介：散文《廉江·美麗橙鄉》獲市委宣傳部徵文一等獎，作品散見雜誌《九州江》、《美塑》、《湛江日報》、《湛江文學》等發表。

## 中國讀者來稿

